

十九世紀末，大清帝國到了蹙剝的谷底，不得不承認應師夷之長。辜鴻銘卻是無愧為洋人師。林語堂大師說：“英文文學超群出眾，二百年來未見其右。造詞用字，皆屬上乘，總而言之，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，始有其異人之文采。鴻銘亦可謂出類拔萃，人中錚錚之怪傑。”也許，現在有人不知林語堂。林是二十世紀的中國學人裏，最精通英文的人。

印度聖雄甘地稱辜鴻銘為“最尊貴的中國人”。蘇格蘭最有才華的思想家卡萊爾(Thomas Carlyle, 1795-1881)，是當世學術領袖。曾有人告訴卡萊爾夫人說：美國最著名的文哲學巨匠愛默生，也擷取先生的思想和言論。夫人只淡然的說：“誰不！”老人家對人甚少許可，唯獨對辜鴻銘特加賞識，嘆為奇才。



二十世紀初，在洋人中間流傳一句話：到中國可以不看紫禁城，不可不看辜鴻銘。

辜鴻銘生在南洋，學在西洋，婚在東洋，仕在北洋。他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文等古典語文；英，法，德等歐洲現代語文；又因為生在檳城，自幼時就懂得馬來語。據說，他獲有十三個博士學位。他將儒家經典的論語，中庸，大學，翻譯為高雅的英文和德文，至今無有超越者。對於東西文化交流，有卓越的貢獻。

辜鴻銘(1857-1928)，號湯生，取 Thomson 同音，又自稱慵人。祖父由福建興化渡海到英國海峽殖民地謀生，漸有積蓄。父親紫雲，為英人橡膠園的總管。能操閩南語之外，兼通英語和馬來語；母親則是金髮碧眼的葡萄牙人，能講英語和葡語。因此，他是在多語言，多文化的家庭長大。沒有子女的園主布朗先生，非常喜歡這近在身邊長大的聰慧孩子，認養他為義子。

布朗先生不是盲目的狹隘種族主義者，有其獨立的正義感，對他的中國養子說：“你的祖國已經成為刀俎上的肉，侵略者正在揮起刀，準備分而食之。我希望你學通中西，擔起富國治國的重任，並進而教化歐美。”

在1867年，退休返國的時候，布朗夫婦帶上當時年僅十歲的中國孩子辜鴻銘，到當世最強大的西方帝國。在將要離開他生長的國土之前，生父紫雲領他在祖先牌位前焚香跪拜，並告誡他：“將來不論你踏上哪塊土地，都不要忘了：你是中國人。”

到了英國。布朗親自指導他讀書。所用的是從中國帶去的樸拙方法，研讀西方的偉大作品一先從經典文學入手，學歌德的名著浮士德，不先求解，先死記硬背。聰穎的孩子，很快掌握了英文，德文，法文，拉丁文，希臘文，並以優異的成績，進入愛丁堡大學。年二十二歲的辜鴻銘，獲文

學碩士後，又渡海赴歐洲大陸的德國萊比錫大學，研究文學，哲學；二十四歲時，獲在德國特予尊敬的哲學博士。及至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時，辜鴻銘已經很有名；約四十年之後，林語堂也到了萊比錫，辜鴻銘的著作，已是經學校指定必讀的書了。這具有超人才華的中國少年，以十四年的時間留學歐洲，竟然不僅是精深的西方文化學者，且更能夠融會貫通。

再到新加坡，辜鴻銘遇到了馬建忠(1845-1900)。馬建忠是馬相伯的弟弟，是維新思想家，語言學者，當時從事外交工作。二人有長時間的交談。馬勸說辜鴻銘研究中華文化。辜自己說，那是他生命的轉捩點。在海峽殖民地期間，辜埋頭鑽研了二三年；回到祖國大陸，遇到了候補廣州知府楊玉書，交談之下，驚為奇才，力薦辜入兩廣總督張之洞幕府，不僅任通譯，襄贊統籌洋務，更在那裏潛心修研儒家典籍。張移麾湖廣總督，駐節武漢，辜也隨往。那時，張無殊荆楚孟嘗，門下多傑士碩儒；得遇國學大家沈曾植(巽齋, 1850-1922)，故意激刺他學術淺薄，使辜鴻銘發憤博覽群書，自號“漢濱讀易者”，就是那段時間他沉浸於國學的留痕。

在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裏，他將四書中的論語，中庸譯為英文和德文刊載印行，並翻譯了大學。他的譯作是創新性的，采取不違願意的對等方式，古老的東方哲理，還加入了歌德，席勒，羅斯金等西方啟發性的妙語，而運用自如。這是因為他的才氣，和對中西文學的造詣之高，無人能及。在他作品出現之前，中國的經典從沒有良好的譯本；在他之後，也沒有超越或接近的善譯。

辜鴻銘在北京大學授課時，對學生們公開說：“我們為甚麼要學習英文詩呢？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之後，把我們中國作人的道理，溫柔敦厚的詩教，去曉諭那些四夷之邦。”在那個時候，他還敢於如此稱洋人為“四夷之邦”，特別是在教授英文的環境，多人把他當成笑料的製作者，卻不能體諒他內心的痛苦，忽略了他對中國文化的積極思考，和他對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和擔當，更無以理解其哲學的深度。

從1901至1905年，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一百七十二則“中國札記”，申述文明不僅是科技，更重在倫理道德，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。

1909年，他所著英文本中國的牛津運動(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：批判論文)出版後，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，有些大學哲學系列為必讀參考書。

1915年，春秋大義(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)出版。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，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妙藥；同時，其對於西方文明的批判，也是尖銳而深刻。很快，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，對在正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，引起轟動。

辜鴻銘認為，要評估一種文明，必須深入看其“能夠產生甚麼樣子的人。”他獨到的指出：“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，其人必須是深沉的，博大的，和純樸的”，因為“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，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，此外還有靈敏”。

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，把中國人和美國人，英國人，德國人，法國人進行了對比，凸現出中國人的特徵之所在：美國人博大，純樸，但不深沉；英國人深沉，純樸，卻不博大；德國人博大，深沉，而不純樸；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，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，和英國人心地純樸，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；只有中國人，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。也正因如此，辜鴻銘說：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“溫良，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”。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，隱藏着的是他們“純真的赤子之心，和成年人的智慧”。辜鴻銘寫道，中國人“過着孩子般的生活——一種心靈的生活”。

這些話，是深有心靈智慧的話，淺薄的人無法聽得懂。現實的情形是中國人不爭氣，受洋人的壓迫，老百姓無可奈何。辜鴻銘只能以狂放的表態，作個人自諷的抗議，是帶着眼淚，悲嘆，甚或是泣血的表演，有時顯示強烈的自尊。他不惜用執着偏激，來表達對於中華文化的熱愛，和對於失卻國魂者的鄙視。他喜歡東方淑女，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，也蓄有日本侍妾；他當然是讀過鏡花緣的人，並非因愛小脚而愛小脚，更根本無法以纏足為美，為殘害女同胞辯護；只是愛發怪論，以言辯為勝理。他為華人文化的多妻辯，取“一把茶壺配多隻茶杯”為喻。但他沒有像孫中山及其黨徒那樣，口宣西方文化，甚麼男女平權，卻口是心非，暗蓄情婦，或明棄糟糠，或弄些革命夫人。

也許受英國政治理想的影響，他並不主張廢除皇權。他有個理論：人類的腿骨能夠向後自然彎曲，就是天生為了跪拜用的。不過，也絕不放棄言論自由，至於口無遮攔。慈禧皇太后壽誕，不卹耗費國帑，借取急需的海軍軍費，大搞其無度的眼前歡。辜當眾出口稱賀云：“天子萬年，百姓花錢。萬壽無疆，百姓遭殃”。

辜在北京大學任教，頂着辮子上課堂。學生們初見哄堂。辜鴻銘卻很平靜的說：“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，你們心中的卻有無形的辮子。”面對狂傲的老師，學生默然。

其實，那時的當政者，跟多年後的新舊軍閥，誰不心中有辮子？辜不反對皇帝，但很認牌子。雄才大略的袁項城，終於搞出洪憲皇帝。可惜，他登基未滿三月就駕崩了，全國臣民致哀三天；辜鴻銘卻適時弄來個戲班子，在家裏辦起堂會，熱鬧了三日三夜。不過，袁公作皇帝，可是通過美國考試的。在登基前，俯順民意，辦個籌安會，延請美國首領博士學位的賀浦金斯大學原校長古德諾(Frank J. Goodnow, 1859-1939)來華舉辦民意調查，認證中國由於“國情不同”，水土適於帝制。以後，何止復辟的張勳鬧辮子運動？其餘的政閥，軍閥，豈不也在倡言“天無二日”的帝王譎言？

1920年代，洋務運動風生水起。胡博士搬來恩師杜威(John Dewey)講學，胡適翻譯，大受歡迎。杜威在亞洲學報撰文，譏諷中國人在大搞“室內運動”，喊口號而乏實踐。繼之而來，是英哲學家羅素(Bertrand Russell)，由數學家而成爲實證主義者，並不認爲中國文化盡是糟粕，應該完全棄舊從新。話是忠言，在當時，不夠時髦激進。辜鴻銘似在潮流浮沉之上。

辜鴻銘有次在北大講哲學，胡適也在座。辜忽然逸出題外說：“講到西方古代哲學，必須得懂希臘文；近代哲學，得通曉德文，因爲德國稱爲“空中王國。”轉身指着胡博士說：“適之，你二者都不通曉，只能講二流子的美國英文，就談哲學，未免是騙小孩子吧！”

辜的談吐風格，似是“老子化胡”，但他似不怎麼去講老莊墨法等諸子，多談儒家。以辜的學養淵博，該是啓迪中國的伊拉斯謨(Desiderius Erasmus)；時代與環境不同。真才實學的人，卻遇不到伯樂，只能被視爲“怪傑”一傑而不能出衆，有才而不能脫穎，因爲辜鴻銘走在時代前面一百年。

辜鴻銘學貫中西，但無法改自以爲“奉天承運”的中國文化捍衛者。當時嚴復翻譯成中文的天演論，甚爲風行；但辜對之殊無好感。那倒全不是出於瑜亮情結，而是看出其論不能立，還將貽患讀者。

據說，西方宣教士中，曾有過“中國通”，走進上海弄堂的死巷，因爲看不懂漢字牌子“此路不通”。

英國著名史學家湯恩比(Arnold Toynbee, 1889-1975) 預見西方人迷於物質文明，像浮士德將失去靈魂，惟賴神的恩典得救。時間到了二十一世紀，風向變了。且不論東風西漸，西方或東方人，似乎都應該重新認真思想辜鴻銘，或能有些幫助。

## 互聯網資料

1895 至 1905 年，辜鴻銘任張文襄幕府二十年。

1890 年，張之洞籌建漢陽槍炮廠與武昌織布局。創設槍炮廠的一切計劃和布置均由辜鴻銘代為安排。辜鴻銘向張之洞推薦了昔日萊比錫大學的同學，時任德國著名的克虜伯工廠監督威廉福克斯。威廉與辜鴻銘交誼很深，接到張之洞的邀請后即啟程來華，擔任了漢陽槍炮廠總辦。這個後來易名為“漢陽兵工廠”的漢陽槍炮廠，擁有齊全的設備，規模宏大，出品精良，管理嚴密，被譽為“中國克虜伯”。

1905 年，辜鴻銘任上海黃浦浚治局督辦。

1908 年宣統即位，辜擔任外務部侍郎。

1910 年，他辭去外務部職務，赴上海任南洋公學監督。

1911 年，辛亥革命後，辜鴻銘辭去公職。

1915 年，他擔任北京大學教授，主講英國文學。

1924 至 1927 年，辜鴻銘赴日本講學，其間曾赴台灣講學。

1928 年四月三十日辜鴻銘在北京逝世，享年七十二歲。

## 軼聞趣事

1891 年，俄羅斯帝國的皇儲，沙皇亞歷山大三世之子，到中國旅遊。皇儲年輕氣盛，他的侍從十人都是皇室貴族，其中有內戚希臘世子。當他們到達武漢時，張之洞為盡地主之誼，前往艦上拜會俄羅斯皇儲，辜鴻銘陪同前往。當皇儲向張之洞問及兩位隨員的官職時，辜鴻銘用流利的法語回答，使對方不勝驚訝。兩天後，張之洞在設宴款待俄羅斯皇儲。席間，皇儲為避中國人，用俄語和希臘世子交談，告訴他晚上還另有宴會，應節制飲食。辜鴻銘聽了暗笑，也用俄語對皇儲說：“此餐非常衛生，不妨多吃一點。”皇儲聽聞，臉上的傲氣頓時消失。飯後，希臘世子看到張之洞聞鼻煙，不懂為何物，就低聲用希臘語問皇儲。辜鴻銘聽了，便和張耳語了幾句，拿過他手中的鼻煙壺遞給希臘世子觀看。皇儲和世子見到辜鴻銘精通法，俄，希臘數國語言，既是佩服又是驚訝。臨別時，皇儲將隨身攜帶的一隻鑲鑽石金錶送給了辜鴻銘。後來皇儲到了上海，逢人便說：“在漢上見張總督，有辜先生精通各國語言至博，各國無此異才也。”

辜鴻銘曾經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春秋大義。當時，中國人講演，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，但辜鴻銘卻要售票，而且票價為兩元，甚至高過梅蘭芳。(聽梅蘭芳的京戲，只要一塊兩毛錢。)而會場卻坐滿了，足見外國人對辜鴻銘的重視。

1921 年，英國著名作家毛姆在遊歷北京時特別要拜訪辜鴻銘。當時接待他的東道主表示會代為安排，送了一張便條給辜鴻銘，請他前來。豈知幾天過去，辜鴻銘根本不加理會。毛姆估計是這樣的約見有欠禮數，於是親自寫了一封極為恭敬的信表示求見，兩個小時後，即收到辜鴻銘的回復，約他次日到府上見面。辜鴻銘與毛姆見面便說：“你們國家的人只是和苦力和買辦打交道，以為每個中國人不是苦力，就是買辦；他們以為我們可以招之即來。”一番話說的毛姆頗為尷尬。

辜鴻銘還毫不客氣對毛姆說：“你們憑什麼相信你們要比我們高出一籌？在藝術和學術上你們就勝過我們？難道我們的思想家不如你們深刻？

難道我們的文明沒有你們的文明那麼複雜，那麼深奧，那麼精細嗎？...”字字句句透出其凜然的民族氣節，擲地有聲。談話漸次深入，毛姆只有靜聆筆記。

辜鴻銘一生不懈地向西方傳播中華思想文化，是近代中學西漸史上的先驅人物，是東方文化的捍衛者。

美國當代著名漢學家，哈佛大學博士艾愷在一本書中也說，在一戰時和戰後的歐洲，與泰戈爾等著名東方聖哲齊名的，不是嚴復或梁啟超，而是辜鴻銘。他的書被譯成多種歐洲語言，是歐洲大學哲學課程必讀，西方客人更是“競相走訪，敬聆教誨”。

辜鴻銘逝世第二天，著名文學評論家吳宓在大公報發表的悼文中說：“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領袖人物應作別論外，今日吾國人中，其姓名為歐美人士所熟知，其著作為歐美人士所常讀者，蓋無有如辜鴻銘氏。自諸多西人觀之，辜氏實中國文化之代表，而中國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傳員也。”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